



圖一 明 緋絲〈群仙祝壽圖〉上海博物館藏

# ——談上海博物館典藏的幾件緋絲

## 織繡玉手緋丹青 幽雅清新若天成

包燕麗

上海博物館藏緋絲類文物共一百三十餘組件，其中觀賞性藝術作品約佔五分之三，餘為日用品及服飾。筆者應「緋織風華——宋代緋絲花鳥展」策展人之邀，挑選館藏緋絲中幾件精品，供讀者欣賞，並就《清緋絲花卉冊》略作介述；至於館藏品中最負盛名的〈宋朱克柔緋絲蓮塘乳鴨圖〉，已見前文，不另贅言。

### 群仙祝壽圖

上海博物館藏藏品中明代緋絲約有十件，以人物題材為主。明〈緋絲群仙祝壽圖〉（圖一），縱一六四公分，橫一一八公分。山石間，群仙手持各色仙果給老壽星祝壽，有壽桃、靈芝、桂花、葫蘆等各種寶物；壽星

手持如意，在小鹿等陪伴下，安坐於平臺上，接受眾仙朝賀；遠處，西王母正駕鶴從西邊天際飛來。此作場面浩大，氣氛熱烈，全緋而成。山石均用三藍緋出；人物眾多，神態各異，壽星為長鬚、紅臉、白鬚，頗有特色。上端依次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朱

文方印、「嘉慶御覽之寶」朱文橢圓印，左上角依次有「石渠寶笈」朱文長方印、「御書房鑒藏寶」朱文橢圓印、「三希堂精鑒璽」朱文長方印、「宜子孫」白文方印等，可知曾經清宮收藏。



圖二之三 清《繡絲花卉冊》菊花蝴蝶 上海博物館藏

綠和深綠，微微開放的下部用草綠，上部用桔紅色，真乃用心良多。鋸狀的花葉用綠、草綠、淺綠等色，表示葉子的老嫩和正背。小蜜蜂用米黃、淡藕、淺紫綉身體和翅膀，用黑線綉頭部及輪廓等。土坡用草綠、淺綠、淡藕絲線綉，用墨綠和較深的草綠綉邊緣和苔點。湖石用深藍、淺藍、淡藕、淺紅、粉紅等色線綉，黑線綉邊，既豐富了層次，又增添了美感。

〈牡丹飛蝶〉（圖二之二）：湖石邊，兩枝牡丹花蓬勃而出，嬌豔四射，招來遠處的彩蝶，真可謂國色天香。主體的兩朵牡丹綉製精細，引人注目：白色的花朵用米色和極淡的黃色綉而成，表現背面用較深的黃色，並用金黃線構綉輪廓；粉紅色的花朵用水灰、淡紅、淡藕、藕色、藍灰等色綉，用褐色線構綉花瓣輪廓，花托呈草綠色，局部綉深淺不一的玫瑰紅，代表未開的花苞，葉子的邊緣用深綠線、經脈用黃線構綉。湖石間點綴的小菊花花瓣用深淺不同的兩種桔黃，花蕊用黃色與藕色交替



圖二之一 清《繡絲花卉冊》麗春雙蜂 上海博物館藏



圖二之二 清《繡絲花卉冊》牡丹飛蝶 上海博物館藏

清繡絲花卉冊

清代繡絲題材廣，技法豐富，數量最多。有人物、花鳥、山水、書法等；繡法有全繡、繡繪相合和以繪為主、用繡點綴等，花樣繁多。與良莠並存的清代中晚期作品不同，清代早期的作品，色彩淡雅，技藝高超，呈現出清純脫俗的風格，耐人尋味。上博藏品中有一套《花卉冊》清新雅

致，採用多種技法精繡而成，可以代表這個時期繡絲的最高水準。

清《繡絲花卉冊》（圖二），六開，每開縱三二·二公分，橫二八·八公分，米黃地上繡各種花卉鳥蟲等自然景物，清新幽雅。四開繡藍色湖石間鮮花盛開，鳥蝶相伴；兩開繡坡石上長滿野花，清趣盎然。

〈麗春雙蜂〉（圖二之一）：坡

地上，湖石間，數枝麗春花嫋嫋婷婷，爭奇鬥豔，引來一對小蜜蜂。麗春色彩淡雅，多用借地法表現花瓣，較深的絲線構綉其輪廓；用同色調不同色階的絲線根據需要在花瓣上稍加暈繡，以示花朵的陰陽向背。各種色彩的麗春花應有盡有：淡黃、嫩黃、淡綠、淡紫等；表現花苞更是不俗，剛剛長出來的用全綠，稍微大點的用

〈佛手壽帶〉(圖二之四)：山石間，花竹叢生，一株佛手橫出畫面，枝繁葉茂，碩果累累；白色的壽帶鳥佇立於枝幹，優雅練達，寓意福壽富貴。為表現佛手不同的生長狀況和陰陽面，分別用綠——黃、草綠——黃、草綠——米色等不同的絲線或成對繡出果實，或表現同一個果實的明

暗，並用較深的同色線有規律地呈格子狀繡出佛手上面的斑點。橙色的玫瑰花借地構繡花瓣輪廓，這樣，花瓣的正面呈米黃色，花瓣的背面則用深淺不同的橙色，或滿繡，或作木梳戲，過渡自然，栩栩如生。壽帶鳥整體呈白色；用白線平繡身體，用淺灰線攢繡輪廓和羽翅，並用相同的灰色

稍加補筆以表現羽毛；在需要點綴的部位用色線繡製：如鳥的喙部和腳爪用橘紅色；眼睛用黃和黑兩色；尾羽用深藍、淺藍、淺灰、米色、黃、金黃交錯攢繡，下端部用橘紅、深藍繡出半圓形的紋樣，簡潔而精巧。三藍湖石間雜綠、黃色，更接近自然。

〈夏時〉(圖二之五)：土坡



圖二之五 清《繡絲花卉冊》夏時 上海博物館藏



圖二之六 清《繡絲花卉冊》綉秋 上海博物館藏



圖二之四 清《繡絲花卉冊》佛手壽帶 上海博物館藏

參繡。樹幹和湖石在繡好以後或略敷同色淡彩，或略加苔點。飛來的蝴蝶色彩鮮明，頭部用草綠、身體用淡草綠繡出，觸鬚、腳、眼睛和身上的紋路用黑線構繡；蝶翅用黑、深灰、灰、淺灰等色戲繡；斑紋黃、藍戲繡，十分搶眼。

〈菊花蛺蝶〉(圖二之三)：數枝各色各樣的菊花由石叢間竄出，美麗的蝴蝶悠遊其中，流連忘返。形狀不一的菊花有桔黃、黃、米黃、淺綠、綠、紫色之分，均用不同深淺的同色線戲繡而成，一般用四種，三種繡花瓣，最深一種繡輪廓，暈色自然。如紫色的菊花瓣用淡紫、米黃、褐色繡內裏，用深褐色繡輪廓；右下角橙色的菊花用米色、黃色、桔黃線繡花瓣，用米色、黃色、草綠色繡出整齊的網格狀，效果逼真。蝴蝶的顏色豔麗多彩：身體和頭部用了草綠、綠、深綠、墨綠四種綠色；蝶翅以白色為主，戲繡湖藍、灰色、黑色，斑紋用藍黃兩色，翅膀的經脈則用綠色、米色、黑色構繡而成，真是美輪美奐。



圖三之一 清 乾隆 繡絲〈嬰戲圖〉上海博物館藏



圖三之二 清 乾隆 繡絲〈嬰戲圖〉上海博物館藏

上，青草正綠。山石間，群芳吐豔，蟲蝶相隨，野趣盎然。白色的海棠花高高在上，左邊是菊花和狗尾草，右邊有藍色的蘭花草點綴；螳螂高舉雙臂，伺機捕食；上面彩蝶翻飛，正欲採花。山石用水灰色和淺灰色餞繡，黑線平繡緣邊及表現石紋；海棠花用米色和淺藕色鑲繡而成，金黃色勾繡花瓣的輪廓和花心；菊花用雙色加雙鉤邊框表現花瓣，每瓣中間夾有淺綠色的葉片，花蕊亦黃綠雙色繡出，但放大圖像仔細觀察，則網格不甚規整，綠線的繡紋略顯凌亂。狗尾草的長穗用綠和草綠雙色擦線繡成，邊緣的毛刺略敷綠彩。螳螂用綠和草綠兩種色線繡製，邊緣黑線構繡；翅膀的紋路和爪上的毛略施筆墨。蝴蝶的身體和頭部用草綠、湖綠、墨綠線繡製，翅膀用黑、深灰、淺灰繡成，紋路用米色線攢繡，彩色的斑點用深黃、米色、湖藍表現，十分醒目。

黃色的山茶居於正中高處，左邊是石竹，右下部為菊花。山石用米色、藕色、灰色、黃色、黑色線餞繡；山茶花用淡黃、黃色線繡繡，桔黃色線構繡花瓣；雜色的石竹花用白、米、淺黃、深褐色等線鑲繡，金黃色線構繡花瓣的輪廓；菊花分黃、綠、紫、藍等色，均用構繡花瓣輪廓，再平繡填同色不同深淺的雙色而成，花蕊均用雙色搭繡成網格狀，繡法熟練。因為要反映秋天的景色，製作者將坡地上的草皮換成了草綠色，連石頭的色彩也作了稍稍改變，加入了藕色和黃色，真是巧妙。

整套作品的格調高雅，均為文人喜愛的花鳥題材；設色淡雅而豐富，同色物體用多種色階的絲線繡製；繡製技法純熟，綜合採用平繡、餞繡（長短餞、鳳尾餞、包心餞、木梳餞、參和餞）、構繡、攢繡、搭梭等法，繡得十分細密勻整，較大的面積用平繡，暈色用各種餞繡；花朵和葉子等輪廓及經脈用構繡和攢繡；用線細，用工精，每公分經密三十根，繡

有參差的效果），有時用色達到兩、三種，充分表現其在自然界中受光的不同或生長的狀況（老嫩程度等）。後兩開是在構繡的輪廓線內填色線完成的，沒有暈染的感覺，基本是鑲繡而不是餞繡；菊花花瓣的繡法採用攢繡或構繡兩層輪廓，在這個範圍內平繡填上不同的色塊，與前者完全不同；不再表現花瓣的陰陽向背。

另外，後兩開繡製的絲線中使用了合色線（夏時）中狗尾草的長穗），也出現了用墨或彩補筆的現象，均是清代繡絲的特徵（陳娟娟《繡絲》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一九七九年第三期）。如此看來這應該是個合冊，可能在流傳過程中，藏家根據作品風格相近人為的組合，而正是這種組合，讓今天的人們能看到相同時期兩種風格的作品，無疑是多了一份感受。

### 嬰戲圖

所藏清代作品以乾隆時期的最多。清乾隆〈繡絲嬰戲圖〉（圖三）一對，縱八四公分，橫四三公分。深藍地上繡兩幅嬰戲圖，一幅為「升官



漢簡 西元前206年—西元420年 毛 長29公分 高16.5公分 1995年 民豐縣尼雅1號墓地5號墓出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 
引自《絲路傳奇—新疆文物大展》，台北，國立歷史博物館，民國97年。

### 紅色地暈綉花靴

本期刊載六篇與綉絲相關的論述中，討論綉絲源流時均根據文獻資料，主張綉織技法源於唐前而盛於宋，唐朝綉織多用於日常生活用品上，到了宋代綉織技法與繪畫結合，才將綉絲作品提昇到藝術水準。

編者並不研究綉絲，因主編本刊而拜讀了各篇宏論，並在參觀國立歷史博物館的「絲路傳奇—新疆文物大展」中，發現新疆出土中竟有如此豐富的綉織製品，而這些綉織作品的年代，比文獻記載早了幾百年。特載錄於此，作為本專輯之補充。

《絲路傳奇—新疆文物大展》對這雙毛製「綉花靴」的描述：

皮底，靴面為紅地暈綉斜褐，靴口鑲黃絹，內襯毛氈，靴子的正面為白地綉織植物花卉圖案，兩旁以絳紅、淺紅、淺藍、藍等色織出暈綉效果的條紋。這雙靴子製造工藝精湛，色彩豔麗，獨具一格。

加爵」，另一幅為「冠帶流傳」。主體部位綉製，人物的冠、帶、首飾等均用戧金綉，行雲、坡石、人物的眉眼等用筆繪。

### 花鳥圖

清乾隆〈綉絲花鳥圖〉（圖四）一對，縱六三公分，橫八〇·五公分，附別紅鏡框。色彩鮮豔，暈色豐



圖四之一 清 乾隆 綉絲〈花鳥圖〉上海博物館藏



圖四之二 清 乾隆 綉絲〈花鳥圖〉上海博物館藏

富，景物生動，基本採用綉製完成，為典型的乾隆風格作品。

作者任職於上海博物館工藝研究所

其實這種獨具一格的織品，因新疆的大量出土引起過廣泛的討論。本院前輩退休研究員索予明先生曾撰〈綉絲考〉一文，刊載於一九七九年的《故宮季刊》，討論綉絲技法與中亞的關係，主張是經由西北少數民族傳入；同年北京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刊載陳娟娟〈綉絲〉一文，對宋代綉絲的起源提出不同的看法。一九八二年，《中國紡織史話》（明文出版社，一九八二）頁一一九載：

漢代，用通經斷緯的方法織出來  
的絲綢，曾稱為「綴錦」。當時  
這種織造絲綢的方法，發展很  
快，並逐漸從中原向邊疆各地區  
傳播。在我國新疆古樓蘭遺址的  
漢墓中曾出土了十多種這樣的色  
絲織品和毛織品。

綉織技法究竟是由西北少數民族傳入？或由中原向邊疆各地區傳播？涉及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亞文化特色，值得研究綉絲者關注。

（編者）